



朱 寨 著

鹿哨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鹿 哨 集

朱 寨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我们的作家行列中，不少同志并非只从事单独一项写作，他们往往在繁重的本行工作之外，也兼搞一项其它文艺形式的创作，并且也搞得十分出色。朱寨同志在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上是有成就的，但他也写了不少质朴无华、酣畅流利的好散文。

本集收入的十九篇作品，就是作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三个不同时期信手拈来的散文结晶。这里有作者对家乡故土的挚爱与怀念，也有对各个时期火热的斗争生活与英雄人物的赞颂与放歌；有对已故战友的追思与默念，也有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文章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饱含着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与深情。它真实地纪录和反映出了作者几十年来所经历的漫长的斗争生活道路。读了它也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鹿 哨 集

朱 寨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201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³/₄ 字数 109,000

1982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册

书号 10228·022 定价 0.50 元

鹿哨不是含在嘴里吹的口哨，是我们
出外打猎的工具。

鹿哨不是买的。

鹿哨也没有卖的。

鹿哨都是自己亲手刻的。

我的这只鹿哨还是第一次打猎的时候
刻的，说不上好。

——记一个鄂伦春青年的谈话

目 录

麦子秀穗的时候	1
雨	6
中秋节	9
一副光辉的笑容	16
炽热的记忆	23
厂长追猪去了	30
要求发言	35
平原上	40
向海洋	50
基干队长	59
报名入党	66
农会主席的妻子	74
异地相逢	79
黑龙江上	83
大兴安岭里	92

驼铃	104
鹿哨	112
怀念井岩盾	120
诗人，生活干事	125
急促的脚步	134
脑力劳动者	142
顽强的航行	155
后记	166

麦子秀穗的时候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空象一口大锅扣住了这个山城。偏僻的山城，日中为市，太阳一偏西街上就已冷清了。我们这群流亡学生，只给它增加了一些年轻的外乡人，并没有给它带来繁荣。这夜阴天，天气酝酿着大雨，铺店比平日关闭得早，门窗都上了挡板。夜间卖醪糟的小摊子，也无影无踪了。一到夜晚，特别是一到这样的月黑夜，贴着城脚奔泻的汉江，更加汹涌呼啸，似乎要夺门入城。

我急急地走过石板铺路的街道，远远望见宿舍大门缝里透出的一线灯光，我想看门的老孙还在等着给我开门，我才欣慰地放慢脚步。

不管我晚上多晚回来，他都给我留门。他常常是向北仰望着高空，象与人谈心一样喃喃自语。我怕打断了他的思索，悄悄走近大门。可是，往里窥视，却空无一人。仔细谛听，门房里有鼾声。我敲了几次门，才有人回应：

“谁呀？都半夜了，校长说过不让随便开门……”

走出来的是一位新来的本地人。我问以前的看门人老孙哪里去了。

“走了。”他平淡地回答。

“为什么?”

“接到了老家来信。信里没说让他回去，他自己偏要走。”

我呆痴地站住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的门房老孙，不象一个学校工友。一副紫黑敦厚的面孔，一身简朴的便衣便裤，一看就知是个庄稼人。

他有庄稼人早起的习惯。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了。打开门先望天，估计一天的天气。不管院子多么干净，每天起来都先扫院子。角角落落也都扫得一干二净，零碎物件，就是一砖一瓦，也要收拾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即使这样做了，还不放心，还要拿着扫帚，到处再察看一遍，才洗手洗脸。

他的职务本应该是安静地坐候在门口，没有什么可忙的事情。他却坐不住，闲不着。不是专心致志地磨亮一支生锈的钉子，就是给一只破鞋钉上一层胶皮掌。修修这，整整那，额头和鼻尖上挂着汗珠，而脸上却舒展着笑容。

晚上摇过睡觉铃后，他并不立刻把门关闭，他知道有的学生还在教室里看书，开会，一直耐心地等着学生都回来。一次，我回来得太晚了，他已睡下，不好意思大声叫门，只轻轻敲点几下，他就披着衣服来给我开门。我表示抱歉，他倒为我辩护起来：“没的话。有事没做完哪能睡得下觉？有事总比闲着好。我想找点事做还找不到呢！”从此以后，他都是等我回来才睡。我也有时顺便到他住的门房里坐一坐。

有一天晚上，我顺便走到他的屋里去。他独自一人正在床上铺展着一件上衣，自言自语，惋惜叹息：

“旧了，破了。要是在家，嫂子毁一毁给小狗子，挺囡囡的一件衣裳。在这……唉……”

他发觉是我进来后，忙把包袱包好，让我坐在他的床上，他自己从门洞里搬出那条他平日守门坐的凳子，坐在我的对面。自从我们互相有了些了解，从对方身上都可以嗅到家乡故土亲人的气息以后，看得出来，他多么希望跟我谈话，诉说诉说他心里的郁闷。

说了几句闲话后，我不过是随便地问他一句：“流亡出来以前你就看门吗？”他却郑重地沉吟了一会，从头到尾地讲起了他的经历。

“……咱怎么能是干这闲差事？原是给学校经管菜园子。连这个差事也不过于才一个多月。咱是种地的。日本鬼子兵打过来了，学校慌着往南搬迁。搬到哪里，也没有准地方，还不就是这样逃亡。再说菜园子也不能搬呀！咱个种地的，离了地还有咱的什么活？再说兵慌马乱，俺哥哥嫂子也不放心咱。我想还是把一个月的工钱支下来回家。校长听到风声，带着家眷早走了。找到管钱的王先生，人家正忙着收拾行李，怎么好意思打扰人家。风声越来越紧，眼看学校的人走的走，散的散，就硬着头皮又找去了。不等我开口，他先开口了：让我帮他扛行李搬皮箱，往火车站上送。还没有全弄上火车，火车就开了。瞪

眼看着家乡故土一步一步远了。出来时什么也没有带，就穿出了这件小褂，也破了。

“……俺和哥哥租人家的地种。一到地光场了，粮食都成了人家的，咱顶多落下点糠粃秸杆。俺家小侄子狗子，刚八岁就自己薅草养了一头小牛。他不割路边上的野草，专到绿豆地里挑那些野绿豆秧、香草。小牛腰满腩圆，角尖毛亮。眼看能上套了，为了顶租子，叫人牵走了。小狗子哭闹，拽住尾巴不放，俺哥哥含着泪狠狠心掰开了狗子的手……。俺哥哥说，光靠种地不行，要我出来挣几个现钱，积存起来，也置上几亩地，再也不租人家的地。俺哥哥还说，混好了，遇着合适的，给俺成个家。嘻嘻，有俺嫂子，缝缝连连，有小狗子绝不了根，就行了，干吗再娶进一个人来跟着咱受穷挨饿！因为找这个差使，俺哥哥还托了不少人情呢！……

“……有人说咱‘土鳖’，看着咱‘傻气’。你说说，那好几毛钱的香胰子，是咱这样人搓的吗？俺在家连猪胰子也没有用过。说咱‘土鳖’，不穿制服。你说，把整装的布剪得一块一块的，穿破了不是连块囫圇补钉也落不下来，不白糟踏了东西？

“……咱家乡穷人是苦。那一马平川的大平原真好哇！秋收季节，白天满地里是人，真象蚂蚁往窝里搬食。夜间地里也热闹，你看吧，这一堆火，那一堆火，不是烧棒子，就是焖毛豆红薯。你听吧，互相老远地吆喊着，说笑打闹唱小戏。你还能想起咱家乡天空的模样吗？夜里你伸

着脖子使劲望吧，又高又干净。星星个个跟你眨眼，月亮跟你笑。一到麦子秀穗的时候，布谷鸟该叫了。俺那里管布谷鸟叫‘光棍多锄’。‘光棍多锄’一叫，谷子高粱就该间头遍苗了。收麦锄地挤在一齐，庄稼人又该忙了。老年人一听见‘光棍多锄’叫，就对小伙子、光棍汉说了：听见了吗？叫你‘光棍多锄’，‘娶个媳妇’。你们念书人只知道书本笔墨，不知道咱庄稼人离开地，离开庄稼是啥滋味！”

说到最后，他提出来，要我给他写封家信，问问家里的情况，他说他惦念着哥哥嫂子和小狗子，想家乡的人，想家乡的地。如果需要他回去，没有路费，他沿途讨饭也要回去。

他接到了家信。家信里并没有让他回去，而且特别嘱咐他不要回去。但他走了，走得这样急……

“不要傻站着了，快去睡吧，时辰不早了。你听，鸟娃子叫了……”守门人提醒我。

“光棍多锄，光棍多锄！……”在汹涌奔流的江水彼岸，从山里传来了隐约而清晰的布谷鸟叫。我想即使没有家乡来信，他听到这鸟叫，想到麦子秀穗了，谷子高粱需要间苗，谁能阻挡住庄稼人对自己家乡土地的挚恋、向往？

雨

一九三七年七月是一个待雨的季节。

我们那个村，从五月中旬落了一场雨，整个的六月里地皮没有湿透过。地开始龟裂了。在炎日下，大地象喑哑的乞求者，干张着缝口待雨。人们都叹愁着：再不落雨就熬不过了。村里接连举行了几次祈雨，但这有什么效果呢？

村口的几个水坑也干涸了。许多黑色的蝌蚪，和还未脱去尾巴的小蛙，都晒死在坑底上，供给了鸭子一顿美食。不几天，鸭子也叫苦了。中午，张着大嘴，微微沙哑地喘着走进坑来，但是没有了水，也没有了蝌蚪，伸探着脖子从地上啄起一片片枯叶嚼嚼，打了几个圈子，找不到什么可吃的，又张起大嘴叫着走开了。

更苦的是我们孩子们。夏天孩子们失去了水，就象失去了幸福和快乐一样。固然孩子不会苦虑问题，但每个人的心上却时时挂着这件事。

中午，太阳正毒。大人们都用睡眠来消磨这个难过的时间，所以也让孩子们睡觉。睡眠是安不下孩子们心的。当我同弟弟听着母亲手中的蒲扇停止了扇动，就悄悄地爬起来。瞧瞧母亲，她那握着扇把的手自然地松散开来，扇

子伏在她的胸上，睡熟了。我们老鼠似地溜了。

我们跑出大门。这时邻家牛儿也偷偷跑出他家的门。弟弟看见了，叫了一声，我立刻制止了他。虽然他是压低了嗓子，而村中寂静得一点点声音也能听很远。

牛儿跑了过来，脸上还留着惊惧的颜色。他说：“我听爹一打呼噜，就跑出来了。你知道俺爹这两天尽发脾气，光想打人……”弟弟说：“我和哥哥也是趁娘睡着偷跑出来的。”说着，我们不由地来到水坑边。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也都是偷跑出来的。

我们商量怎样玩，渡过这难熬的时间。假如坑里有水，我们就很快活地渡过这中午。现在只有另想别的游戏。大家都同意到我们家的后院里垒龙王庙，祈雨。

我家后院，是一个野草丛生，许多小灌木自由生长的地方。大人们不轻易到，我们可以安心地玩，可是不能大声。

我们拣了旁边有一棵小树苗的大柳树下，拔去了杂草，用手摊平了土地，精心修理那棵留下来的小树苗，折去接近地面妨碍它生长的枝桠。我们要建筑的龙王庙，就朝向它。

弟弟到屋里偷了一瓢水来，拌着泥。我们开始用一些砖块瓦片砌垒墙，用干细枝和草搭成屋顶。还用一张黄表纸折成牌位，写上“龙王爷之神位”，插在小庙内。弟弟看着我们的成绩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每人用带叶的柳枝编了一顶柳条帽圈，顶在头上，心里觉得很凉爽。大家举着树枝，围绕着龙王庙，学着锣鼓响，蹦蹦跳跳。最后一齐跪在地上，朝着庙门磕头。我们祈求着雨……

雨在两天后终于下了。是下午。

我和弟弟站在门口看雨。看着水面上漂游的大水泡，鼓起了，游游……破灭了。弟弟忽然跑到雨里，捞起一片被雨浸透的纸，纸上的字迹成了一团团的黑，纸拿在手里象一把泥。这是从通后院的阴沟里流出来的。“哥哥，你看，龙王爷的牌位成稀泥了。”说着顺手又把那纸摔在水里，随水流去。

我记起了那天垒的龙王庙。我和弟弟冒着雨跑到后院。一看，小庙坍塌了，淹在积水里，而那棵小树苗却长高了。小树挺立在大树下，仿佛一个孩子要跟大人比肩头。弟弟快活地唱起来：

风来了，雨来了。

大雨来了冲了龙王庙……

不久，全国人民所渴望的“七·七”大风雨，来到我们的家乡。我象一颗砂粒被卷在大风雨里，离开了家乡。从此我知道了世界比我家的后院广大，待雨淋润的不只我。

七月又来了。是第四个。时间不算长，我在这当中的成长，却比得上以往的十几年。将来，假如我站立在我祈雨游戏里植立起来的那棵树前，我将会怎样想呢？我想我会记起那前几年的旱天，那祈雨的游戏和雨。我不会忘记那些。只怕那心情有些不同。那时，我和我的那棵树，应该长得更高。

一九四〇·十二·四日

中 秋 节

在这不是家乡却胜似家乡的地方，仰望着中秋节的月亮，格外思念我沦陷的故乡和失去的亲人。

这夜是中秋节。大又圆的月亮，从我家院子东边的墙头上升了起来，随着又被靠近院墙的一棵大槐树的树头遮住了。院子里铺落了一片很浓的树影。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是很热闹的。但今夜，因为时局的紧急，城里和城附近的村庄都混乱了。我们村庄离城一里多路，村庄里大多数的人家都搬到远乡亲戚那里去了，只剩下离开这块土地再也不能生活的几家。村中是可怕的寂静，远处的炮声不断地轰隆轰隆地响着，村里的狗也被这声响惊扰，警惕地吠着。

父亲和哥哥在今天一早就给地主送粮食去了。本来应该交钱租的，因为今年秋上大水，收成晚，还未来得及换成钱，集上就人心惶惶了。在这样的年月，地主不想要粮，但已到了交租的最后期限，只好把一秋的全部收获都给地主送去。地主搬到很远的乡下去了。父亲和我哥哥装好车临走的时候，母亲说：“路远，赶紧一点，今节气，早些回来，晚上等你们。”可是，从天黑等到现在月亮升起很高了，他

们还没回来。我们在家里的人，就先在灶前院子里烧起纸香，故意找些不关紧要的话说，冷冷落落，各自又回到自己的屋里等候着。

祖母几天来都闷在自己的屋子里，唉声叹气，诅咒自己的命运。前几天我姑父过来了。姑父来是告诉祖母，他们一家人（他，姑母，表弟小钢蛋）搬到城里来住了，“顺便来看看”。但是，我祖母一看见我姑父穿的那身衣服，跟他一块来的他家那只老狗的满身创痕，眼圈就红了。祖母明白了：他连最后的房宅也卖了，没有立脚之地，只好到城里来谋生。姑母给人家洗补衣服，钢蛋到火车站上去捡煤渣。别人却谣传我姑母在城里过着另一种不名誉的生活。这已够祖母伤心的了，而又眼看连这样的日子也不能安生。战争就要到来，人们都在搬家。姑母家除了我们家再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而我们家又是这个样子……祖母在她住的里面间象说梦话似的咕噜些听不清楚的言语，大声咒骂着老鼠。

我的嫂子在烧完香之后，就领着我的四岁的侄女到她自己西屋去了。这几天以来，她都为靠近铁路的娘家苦恼，哭丧着脸。撩门帘的时候，象刮风，老是对着狗、猫、锅、碗发脾气。不断地责骂她两个弟弟都出远门去了，只舍下她父母老两口子，没有人照管。再就是在孩子身上泄愤。刚才不知为什么，把我侄女弄哭了几次。

母亲、弟弟和我，坐在东里间里炕上，眼望着桌子上的孤灯，耳朵倾听着村里的犬吠和村外大道上的动静。母亲却提心吊胆地谛听着祖母和嫂子的一切声响举动，好象她们

的不幸都是她的责任。两个屋子里的响动，牵动着她的神经，使她心悸，抑制不住地叹息。每每这个时候，我和弟弟就侧起耳朵捕捉远方的声音，希望能听到好消息来安慰母亲。

“娘！你听这辆……”弟弟说。

我们痴痴地侧起耳朵，迎接着那个飞快奔驰的大车的车轮声音，由远而近。当那车轮的声音又由近而远去的时候，我们的心又凉了，脸色苍白。

“咱说什么呢？”母亲叹息着，自言自语地责备自己：“上辈子老人家没有给抛下房产地亩，银钱骡子马的，给咱留下的到处是窟窿，是债，对老的不能孝，使下面小的不喜欢。人家那有钱有地的，不怕刮风下雨，水灾旱灾。咱家呢？租人家的地，一家人使尽了牛力气，吭哧吭哧忙活了一麦秋，一估笼统，除了杆草，都给人家送去了，还不知人家收不收……唉，他们还不回来！……人家有钱有势的，把银钱人命都拉到那安稳的地方去了。咱离开这个窝就不能活，也没有富亲戚投靠。你姑家，你嫂子她娘家，还想指望咱家呢！——唉，他两家也实在是为难。有么法子！只能怨老天爷把一群苦命鬼托生到一起，谁也帮不上谁！”

因为提到了姑母家，我脑际忽然又浮起姑母家小钢蛋不久前留给我的印象：他携着一破篮子煤渣，从车站往家走，后面跟着他家的狗。突然被几只从一家黑大门里窜出来的恶狗围住了。这些狗面对着这两个陌生的软弱对象，象审查一样围困着，嗅着，却不屑得去咬。可能院子里发出了唆使声，便一齐围攻起来。钢蛋大声哭喊，老狗拼命嘶